

纽约老兵节游行 法轮功学员送祝福

(明慧记者纽约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纽约曼哈顿繁华的品牌商业街——第五大道上，星条旗迎风飘扬，一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游行登场。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邀请参加游行，为纽约市民送上美好的祝福。

今年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近二百个，包括退役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警察、二战老兵、以及在外国作战的退伍士兵等，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压轴队伍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的队伍由四个方阵组成，天国乐团开道，仙女们身着典雅的唐装，手提着镶有金字“真善忍”的七彩大灯笼，向两旁观众传送慈悲；伴随着悠扬的炼功音乐，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功法；腰鼓队队员们欢快地舞动着小小鼓槌，一路传唱着“法轮大法好”。

当队伍行至主席台前时，游行主办方高举话筒介绍说：“现在大家看



二零一二年纽约老兵节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到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他们是退伍军人节游行的老朋友，他们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法轮功队伍负责人易蓉表示，法轮功每年都受邀参加老兵节盛大游行，体现了法轮功在国际上受到的欢迎，这

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形成鲜明的对比。法轮功队伍壮观整齐，服饰优美，音乐昂然光明，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看到这个游行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到“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信息，同时希望给纽约市民和世人带去美好的未来。◇

加国会议员：国际社会需尽全力制止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渥太华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布兰特·瑞诗吉博 (Brent Rathgeber)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瑞诗吉博认为，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非常关注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特别是未经本人同意的。这些人包括死刑犯，也包括法轮大法修炼者等良心犯。他说：“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此事，并对中共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活摘，因为它是难以被宽恕的。”

加拿大不同党派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二零零九年一月在渥太华结成了一个组织——“国会法轮功之友”，关注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全世界首个在国会建立的，



致力于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的团体。瑞诗吉博议员认为，“我们(国会法轮功之友)

尝试让国会议员和公众知道法轮功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以及在中共控制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容和歧视，当然，器官摘取是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

瑞诗吉博议员认为，任何时候，对一个政府来说，活摘器官都是践踏人权活动中最严重的罪行。这个政府将要承担所有对外关系中的负面结果，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还是通过联合国的多边关系。◇

德民众雨中签名 反对活摘器官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法轮功信息日在德国中部大学城美因茨 (Mainz) 举办，介绍法轮大法，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血腥迫害。很多民众冒着雨在信息台前观看真相展板，纷纷谴责迫害，并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 (下图)。◇



铁匠和老伴修炼大法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九三三年，黄河扒口子时，我才四、五岁。只记得看不到边的水，我一个人待在树上好几天。那房子都是土坯房，水一泡，墙先倒了，一个屋架顺水漂不了多远，也散架子了。俺一家人全失散了，后来知道六个兄弟死了五个，只我一个活了下来。我一个人要饭，到处走。后来大了，我随着一个铁匠打铁，整天和师兄一替一下地打铁。再后来共产党来了，搞什么公私合营，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工厂。

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我都经历过，可是因为我是文盲，只知道干活，加上又是要饭出身，所以什么运动也摊不上我。再后来，我退休了，儿子也下岗了，就自家开了个铁匠铺。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是在炼功点上听的录音，就知道师父讲的好。听了几天，有一天，我单腿跪在地上在砂轮前打磨一个物件，砂轮不知怎么脱落了。那砂轮有锅盖大，转速每分钟两千五百转。以前厂里也出现过多次这样的事件，伤人是经常的。大都是砂轮碰到一个物体后，再从房顶上打出一个洞甩出去。这次砂轮先落到我跪着的膝盖骨上，再旋出去的。那真比刀切得还快，一个大口子出来了，连骨头都看得见。家人可吓坏了，都围上来，手忙脚乱地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我有师父管着哩。”儿子不依，哪肯听我的！老伴倒很明白，说：“他不愿意去，那就不要去了吧。”

当时也没有怎么处理，因腿受伤时是跪着的，我把腿一伸，伤口就挤在了一起，也没怎么出血。夜里睡醒觉，用手一摸，伤口处凉凉的，我心里明白，师父在管我。没几天，伤口就真的痊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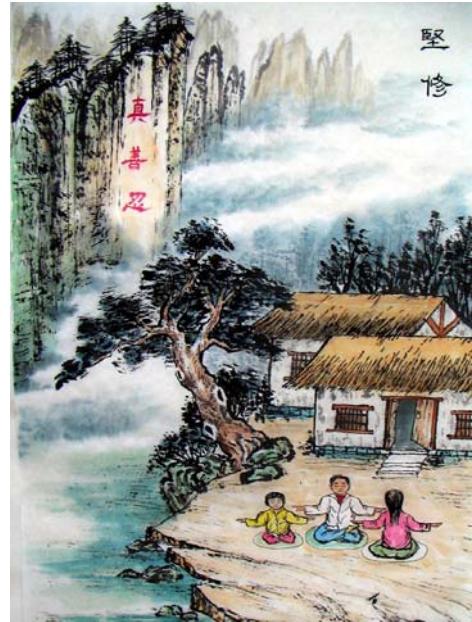
我老伴的脾气也不好。在厂里上班时，一次车间主任说错了话，她说人家说话不算数，拽着人家的脖领子，非得让人家把唾沫舔起来。她修炼法轮功后，心性守得比我好。一次，二蛋他妈把刷锅水倒在了俺门前的下水道口上。当时是夏天，蝇子特多，下水道的味道也难闻，她说了一句：“以后别往这上面倒了。”二蛋

他妈一听不依了，当时就骂起来了，说老伴有意找她碴，那么多人都倒，为啥专说她。老伴笑笑就进了屋。二蛋他妈竟然跑到屋里来指着她骂。老伴真的没有动心。要在以前，就她那脾气，谁敢惹她？这一炼法轮功，没脾气了。她随手又搬过一把椅子对二蛋他妈说：“她大姨，你消消气，我说错了，你要不解气，就坐这再骂一会儿。”二蛋他妈还真坐那骂上了。骂了半天没意思了，自己走了。

我是个铁匠，性格强，敢碰硬。可是修炼了，就得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嘛。但是对恶人，我的性格可丝毫不含糊。有一次，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抄家。我当时在床上歪着，心里有点生闷气：这干啥呢？我们炼功做好人，咋的了？我大吼一声，坐了起来：“你们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咋着？”几个警察吓得直哆嗦，其中一个说：“大爷，您消消气，是上边让来的，怪不着我们。”我说：“胡说，把东西给我放下，这做好人都不让，让做啥？！你给我说说真、善、忍哪错了？”那小子边哼唧边往外蹭，嘴里不住地说：“大爷，这不怨俺，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老伴在这方面做得比我还好呢。闺女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了，派出所不给落户口，她一听说就说：“这是对咱的迫害。”说着就到了派出所找所长。那所长以为咱都怕他呢！老伴问他为啥不给闺女落户口？他说上边有规定。老伴二话不说，出了派出所的门就喊上了：“俺炼法轮功，派出所欺负俺。俺全家都炼法轮功，大家给评评理，真、善、忍好不好？俺闺女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劳教了几年，回来了，还不给俺落户口，这就是欺负人！这就是派出所干的事，是江泽民干的事……”老伴那嘴真厉害，引得大家都来看。

派出所所长听说后，赶忙把她往院里拉，不住地说：“大姨、大姨，您别喊了，我给你落户，好不好吗？”老伴说：“你刚才咋说哩？我不被逼急了，我会这样喊？！你放心，这户口俺还不入了。看我不把三十六条街给你吆喝一个遍！看我敢不敢给你喊



到公安局去！”所长不住地赔不是，就剩没给老伴跪下了，进了院就喊快给她入户口。

这些年俺讲真相，该明着讲时，就明着讲。有时咱也注意安全，资料多了，该贴的贴，该发的发。俺老两口蹬个三轮，一个人发，一个人做，安全着呢。

前几年搞拆迁，到处找地方租房子，有朋友介绍到一个被卖掉的工厂里住。工厂里原有几十家住户，都是些下岗工人。可是那里的厕所太脏了，都多少年没有人打扫了，粪便到处都是，没有下脚的地方，外面也都是解的大小便。也难怪啊，厂房都扒了卖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搞卫生？满院子荒草枯枝的。

我和老伴清理这个厕所，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清理干净。大伙都看着呢，知道咱是个实在人。我又和老伴在荒地上开了块菜地。咱能吃多少，剩下的都分着送了大家。邻居对咱这个亲啊，没事总来说说话，这时再讲真相，没有不相信的，都说咱人好，看看咱的为人，就知道法轮功是啥了。

我和老伴修炼，还出了好多功能，特别是老伴，做饭时，想切菜就飘过去了，一准备炒菜，就又飘到灶台前了，美妙着呢。

师父，俺不会写，是同修帮着写的，还有很多事没给师父说。师父，俺全家向您问好了！（选自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一位金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郭群英，女，现年六十岁，于一九九八年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修大法，身患的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恶党公开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金昌公安局局长刘治国，金川分局政保科科长恶警孟佳贤，把郭群英骗到公安分局。（当时还有十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关），恶警逼写不炼功的保证书，随后又把他们几个人带到派出所一起逼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郭群英到一个学员家交流，恶警孟佳贤带几个人闯入学员家，绑架了七名学员。非法审讯后，被关押到金昌市拘留所十五天，期间受尽折磨，所长刘利国还强收生活费一百八十元，。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郭群英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车拉到附近一个派出所，遭登记、搜身，五、六十人被关进一小房间，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下午又被拉到金昌驻京办事处，关押两天后被强行带回，在金昌拘留所被关押十五天后，又被转入金昌看守所关押四十五天，逼家人交了三千元钱才放人。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将郭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体检出心脏有病，恶警孟佳仍强行让劳教所将郭收下。

在劳教所，郭群英白天被逼干活，晚上背监规，不会背就罚站到夜里，一顿只吃一个芽麦面馍，一碗辣椒水，护监犯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连穿的，盖的，都让她们给霸占去了。由于身体伤害过重，郭群英在第三天干活时心脏病突发，被拉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肌缺血，让马上送回去，但劳教所方面七天后才通知郭的丈夫去把她接出。回去后，分局法制科科长朱小军说郭身体不行，就要用钱“买”劳教，逼交一千五百元钱，还“不准外出，上访，串门，每天八点钟到派出所报到一次”。

一到节日，总会有几个人逼郭群英到“社区”让签名，按指印。在他

们的种种手段的压力下，郭的精神垮了，不能吃、睡，心律不稳，后被送到医院看病，在将动手术的前一天，公安分局孟佳贤还到医院非法讯问。

二零零一年元月二号，郭群英刚从兰州医院回到家没多久，滨河路派出所所长赵多鹏、马永国就闯到郭家，边说边抄家，还骗郭的丈夫将她送去派出所问话。因为郭群英当时身体状况欠佳，医院让住院检查，可恶警马永国骗她说“上车回家吧”，结果又把郭拉到了戒毒所，元月八日将郭第二次非法劳教。

到劳教所门口，七大队教导员恶警敬雪锋就大喊一声：你郭群英又来了，这次你等着吧！第二天三中队队长李晓青找郭谈话，要将她洗脑转化，郭群英一直保持沉默。她们软的不行，硬的来。有一次；李晓青把郭群英叫到办公室，让恶警敬雪锋拿来一张表让郭打对号（表格里面全是骂师父的话），郭不做，并对她们说你们不了解，我师父是救人的，不象这上面说的。她就恶狠狠的咬着牙，拧着郭的嘴拧转了一圈就走了，又叫来大队长戴文琴（现已调到甘肃女子监狱），对郭侮辱谩骂。

没几天中队长李晓青又逼问郭群英，你是写三书，还是上刑？见郭不回答，就恶狠狠地给郭铐上手铐，吊到离房顶不高的一根铁管子上还说一小时升一级。前一小时，郭群英脚还在地上，一小时后，脚就不着地了，手铐的勒得更紧，剧烈的疼痛，又加上身体虚弱，不久郭就晕过去了。清醒时，郭群英满嘴都是救心丸。第二天仍逼郭群英写三书，郭不接笔和纸，李晓青威胁说：“再不动笔，到医院去还是那个刑。医院里死人是正常的”。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八日，非法劳教期满。儿媳把郭群英从劳教所接回来。恶徒还是经常来骚扰。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晚上九点二十分钟，两个女便衣冒充查暖气的来郭群英家，谁知把门一开，就闯进前后二十个左右的恶警，恶警把郭和她正在学习的小儿子架住不让动，

来串门的同修刘桂花，被恶警打翻在地，其余的恶警满屋子乱翻，（楼道里、门口上站了几个盯梢的，把楼道的灯熄灭）恶警整整翻了两个多小时，抢走了很多东西，连家中的生活用品也抢走了。随后恶警把郭群英和刘桂花绑架到戒毒所，戒毒所不收，又被拉到滨河路派出所，铐了一晚上，不让上厕所。恶警把郭的小儿子也押到二楼，审讯到夜里两点钟才放人。孩子吓的到家直哭，给哥嫂打电话，没想到恶警李廷琴等几人早就到大儿子家抄过家了，当时儿媳生下孙子才四十三天，儿媳妇被连吓带气，奶没了。

第二天，恶警把郭群英拉到金川分局拷问，郭拒绝戴手铐，并说你们记住手铐不是给好人戴的。恶警李叙和、小马（刚转业的兵）抓住郭的头往墙上撞，撞晕了又给她扎背铐，折腾了一天，又将郭关到看守所。

第二次非法提审时，八个人二十四小时讯问，恶警用电棍致使郭抽搐、全身发抖，见此状恶警慌忙把郭送回看守所。看守所三次送郭群英到八治医院抢救，院长让住院，恶警不出钱，打电话让郭的丈夫送钱到医院。丈夫看见郭昏迷不醒，气愤说：

“好好的人成这样了，你们要负完全责任。”恶警将郭的丈夫赶走了后，让一个贩毒的人员写了一份保证，逼郭群英按了手印，通知她家人交了二千元钱才放回家。

二年多的迫害，使郭群英生活不能自理，多次住院治疗，医生说，已经成“抑郁症”了。这一切给郭群英的家庭造成极大的损失，经济上损失三万元以上。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十六时五十分，几个恶警冒充查水管的闯进申郭群英的家里，没有任何手续就到处乱翻，抢走师父的法像和五本大法书，七个护身符，两部手机，电脑主机，三个MP3，还把郭群英和她的儿子绑架到滨河路派出所。郭的儿子和媳妇气愤的说：“我妈几次让你们这样折腾，多次抢救，现在心脏不好，你们要负责任。”

回家后几天，社区的又来郭群英家骚扰，郭没让她们进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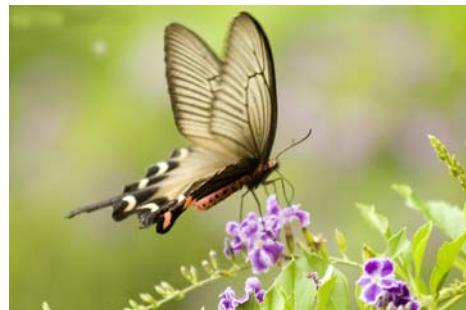
【明慧网】俄罗斯《晨报》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报道，一位学者找到了有力证据证明，人在心跳停止以后依然存在“灵魂”。这位学者表示，

“当人的心跳停止，血液停止流动时，微管失去其量子状态，但存在于其中的量子信息不会被破坏，所以它们就在宇宙中传播散布。所以如果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存活下来，他们多会讲述那‘一束白光’或者看到自己如何‘灵魂出窍’；如果病人去世，那么量子信息就会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存在于肉体之外，即‘灵魂’。”

研究报告中指出，人的“灵魂”是较之常规神经元更为根本的某种东西。进行这项研究的医学教授认为，意识是一直存在宇宙中的。当人的心跳停止，人脑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随之消逝，而是继续在宇宙中扩散。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历过临床死亡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或者看到“一束白光”这一现象。

美国神经外科教授亚历山大也在自己的著作《天堂的证明》一书

俄国研究报告证明： 人死后“灵魂”仍在



中描述了自己的“阴间旅程”，“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感觉自己在天堂，周围有蝴蝶飞舞还有一些类似于天使的物质。”

一九零六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医院麦克特嘉博士发现病人的死亡过程中，体重以每小时一盎司的速度递减，在病人断气的一刹那，体重突减四分之三盎司（排除病人死前挣扎的因素）。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学术刊物上。一九一六年美国科学家卡特博士重复此实验，并用一种叫迪西亚宁染料染过的幕

布观察正在死亡的人体，看到在病人死亡瞬间，有一如雾般的发光体自病人体内升起，映在幕布上，不久就变成和病人身体一样的形状缓缓漂浮起来，飞向窗边，神秘地消失，同时体重顿减四分之三盎司。

这一次科学研究结果，又一次验证了法轮大法师的话。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清晰地揭示了人体生命之奥秘：“人死的时候，人体中的原子核怎么能够随便死掉呢？所以我们发现人死了，只不过是我们这层空间，这层最大的分子成份脱掉了；在另外空间里那个身体并没有毁掉。”“我们在高层次上看，人死了，元神不灭。元神怎么不灭呀？其实我们看到人死了之后，放到太平间的那个人，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空间中的人体的细胞。内脏上、身体里边各个细胞组织，整个的一个人体，在这个空间中的细胞脱落下来了，而在另外空间比分子、原子、质子等成份更小的物质微粒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死，它在另外的空间里，在微观下的空间中还存在着。”（文／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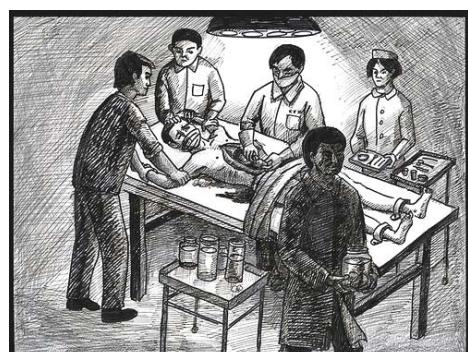
谁是活摘命令发布的总中心？

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共实施了五万九千五百四十例肾移植、六千一百二十五例肝移植和二百四十八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二零零五年一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五百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三千五百例，而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数据的三倍。

二零零九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的《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有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截至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增长近三倍。而这几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代。

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份。”中共政府的内部规定早就从政治强权上支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江泽民流氓集团直接利用“六一零”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从北京最高政权核心发布命令，操控政法、军队、医疗系统全面参与了“按需杀人”的反人类犯罪活动。

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是招揽生意的国际窗口，在“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公开表示，“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在活体摘取器官黑幕被揭



开后，网站被删除）

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网站被删除）

以上铁证说明，巢居在北京的中共邪恶流氓政权是活摘命令发布的总中心。（摘自明慧网文章《北京 活摘罪恶知多少》）◇